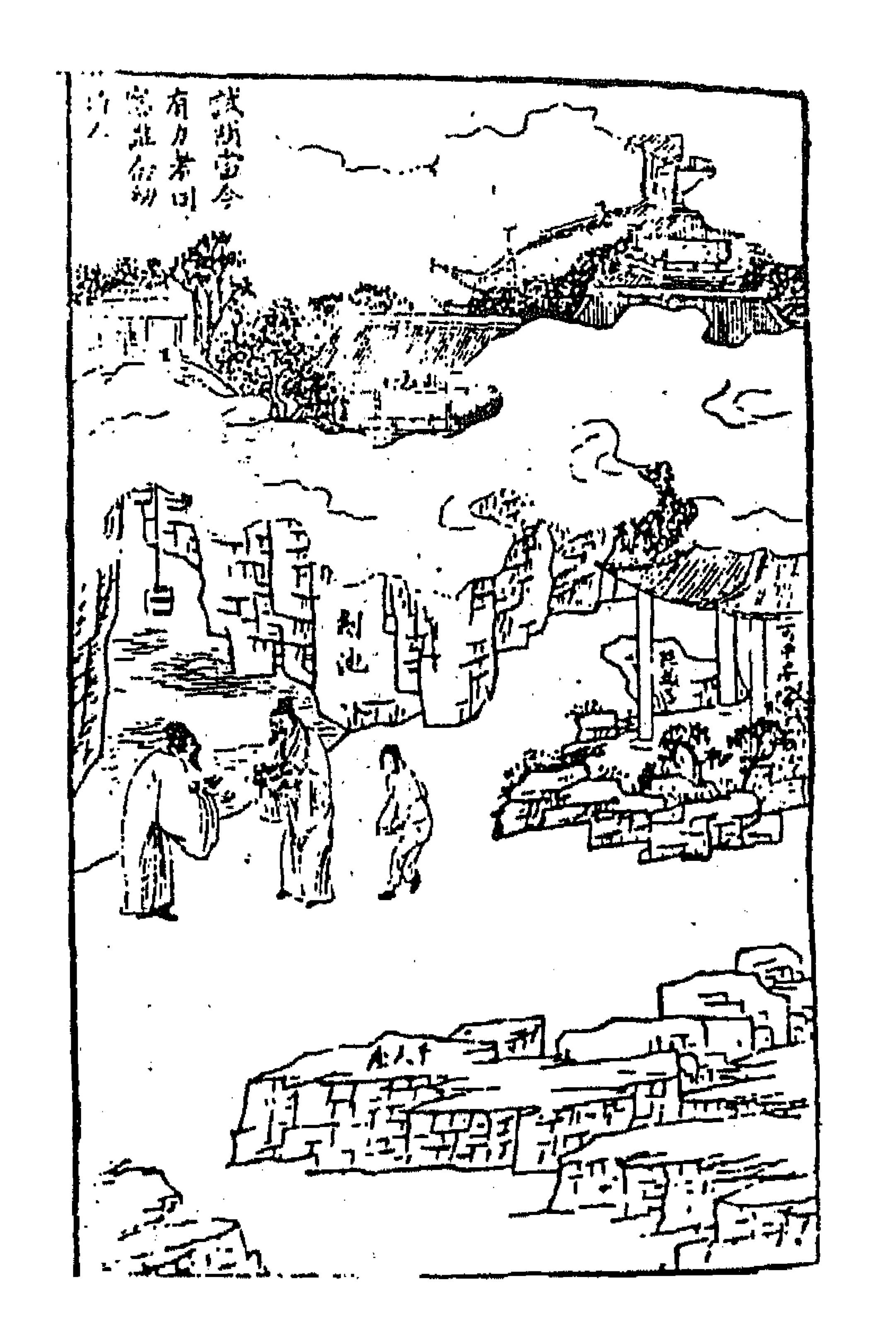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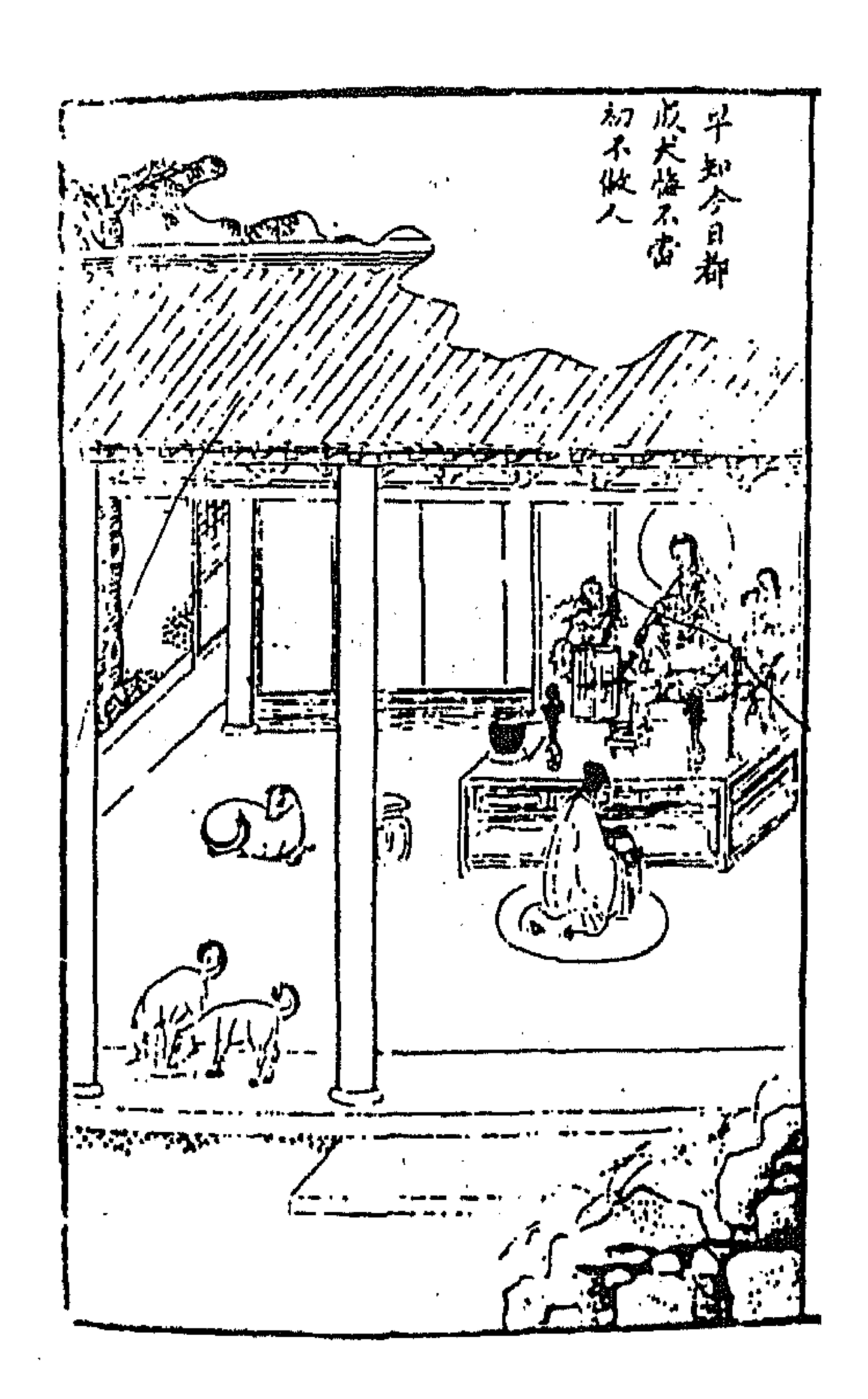
警世通言





早知今日都
成犬悔不當
初不做人

第二十五卷

桂員外途窮懺悔

交游誰似古人情　春夢秋雲未可憑
溝壑不援徒汎愛　寒暄有問但虛名
陳雷義重踰膠漆　管鮑貧交托死生
此道今人棄如土　歲寒惟有竹松盟

話說元朝大順年間江南蘇州府吳趨坊有一長者姓施名濟字近仁其父施鑑字公明為人謹厚志誠治家勤儉不肯妄費一錢生施濟時年已五十餘矣鑑晚歲得子愛惜如金年八歲送與里中支學究先

生館中讀書先生見他聰秀與己子支德年齒相亥遂令同卓而坐那時館中學生雖多長幼不一偏他兩箇聰明好學文藝日進後支學究得病而亡臨終稟知父親邀支德館教於家彼此切磋甚相契愛未幾同遊庠序齊赴科場支家得第為官施家屢試不捷乃散財結客周貧恤寡欲以蒙使成名於世父親施鐵是箇本分財主惜糞如金的見兒子揮金不吝求兒心疼惟恐他將家財散盡去後蕭索乃密將黃白之物埋藏於地窖中如此數處不使人知待等天年纔授與兒子從來財主家往往有此正是

常將有日思無日　莫待無時思有時

那施濟公平昔若是常患頭疼腹痛三好兩歉的到老來也自判箇死日就是平昔間沒病臨老來伏床半月或十日兒子們夕在面前奉侍湯藥那地窖中的話兒卻也說了只為他年已九十有餘亢自精神健旺飲啖兼人步履如飛不匡一夕五更睡去就不醒了雖喚做吉辭而逝卻不曾有片言遺囑常言說得好

三寸氣在千般用　一日無常萬事休

那施濟是有志學好的人少不得殯殮祭葬務從其

厚其時施濟年踰四十尚未生子三年前渾家嚴氏勸令祈嗣施濟不從發心持誦白衣觀音經并刊本布施許願生子之日捨三百金修蓋殿宇期年之後嚴氏得孕果生一男三朝剃頭夫妻說起還願之事就取名施還到彌月做了湯餅會施濟對渾家說收拾了三百兩銀子來到虎丘山水月觀音殿上燒香禮拜正欲喚主僧囑託修殿之事忽聞下面有人哭泣之聲仔細聽之其聲甚慘施濟下殿尋到千人石上觀看只見一人坐在劍池邊望着池水嗚咽不止上前看時認得其人姓桂名富五幼年間一條街上

原來曾同在支先生館中讀書不一年桂家父母移
居他方因住得極遠桂生就出學去了後來彼此俱各
散有十餘年不相聞了何期今日得遇施公哭了
一場噓唏施見問其緣故桂生只是嗟歎口不能言
施公心懷不忍一手挽住拉到觀音殿上來問道桂
兄有何傷痛倘然見教小弟或可分憂桂富五初時
不肯說被再三盤詰只得吐實道祖遺有屋一所
田百畝自耕自食儘可糊口不幸惑於人言謂農夫
利薄商販利厚將薄產抵借李平章府中本銀三百
兩販紗段往燕京豈料運蹇時乖連走幾遍不但

見有功德成就修殿

說入良肝只入

耗從家索債如狼似虎利上盤利將田房家私盡數估討一妻二子亦爲其所有尚然未足要逼其抵償親戚賠補其情極夜間逃出思量無路欲投淵水中自盡足以悲泣耳施公惻然道吾兄勿憂吾適帶修殿銀三百兩在此且移以相贈使君夫妻父子團圓何如注生驚道足下與非戲言乎施公大笑道君非有求於我何戲之有我與君交雖不深然幼年曾有同窗之雅每見足下風俗惡薄見朋友患難虛言撫慰曾無一毫實惠之加甚則面是背非幸災樂禍此吾平時所深恨者況君今日之禍波及妻子吾向替

無子今生子僅彌月所佛保佑願其長成若有子而棄之他人玷辱門風吾何忍見之吾之此言實出肺腑遂開篋取銀三百兩雙手遞與桂生桂生遜不敢便接說道足下既念舊情寄相周濟願留借券倘有好日定當報補施公道吾憐君而相贈豈望報乎君可速歸恐尊嫂懸懸而望也桂生喜出望外做夢也不想到此接銀在手不覺屈膝下拜施濟慌忙扶起桂生垂淚道某一家骨肉皆足下所再造雖重生父母不及此恩三日後定當踵門叩謝又向觀音大士前磕頭說誓道某受施君活命之恩今生倘不能補

答來生亦作犬馬相報歡歡喜喜的下山去了後人有詩贊施君之德

宜高矜厄且憐貧　三百朱提賤似塵
試問當今有力者　同懷能念幾時人

施公對主僧說道帶來修殿的銀了別有急用那去來日奉補主僧道遲一日不妨事施濟回家將此事說與嚴氏知道嚴氏亦不以爲怪次日另兌銀三百兩差人送去水月觀音殿完了願心到第三日桂生領了十一二歲的長兒桂高親自到門拜謝施濟見了他父子一處愈加歡喜殷勤接待酒食留款從容問

其償債之事。桂生答道：「自家恩人所賜，已足本利，他皆來將利盤算，田產盡數收去，止落得一家骨肉完聚耳。」說罷，淚如雨下。施濟道：「君家至親數口，今後如何活計？」桂生道：「身居口食，一無所賴。家世衣冠，羞在故鄉出醜，只得往他方外郡，傭工趁食。」施公道：「爲人須爲徹，吾門外吾有桑棗園一所，茅屋數間，園邊有田十畝，勤於樹藝，儘可度日。倘足下不嫌淡泊，就此暫過幾時何如？」桂生道：「若得如此，免作他鄉餓鬼。只是前施未報，又叨恩賜，深有未安。某有二子，長年十二，次年十一，但憑所愛，留一個服侍恩人，少盡犬馬之

意譬如服役於家臣也施公道吾既與君爲友君之子即吾之子豈有此理當喚小廝取皇曆看個吉日教他入宅一面差人分付看園的老僕教他打掃房屋潔淨至期交割與桂家管業桂生命兒子拜謝了恩人桂高朝上磕頭施公要還禮却被桂生扶住只得受了桂生連唱了七八箇喏千恩萬謝同兒子相別而去到移居之日施家又送些糕米錢帛之類分明是

從空伸出拿雲手　提起天羅地網人

過了數日桂生備了四個盒子無非是時新菓品肥

次日又教渾家孫大嫂乘轎親到施家稱謝嚴氏備
飯留款那孫大嫂能言快語謙詞而諛嚴氏初相會
便說得着與他如姊妹一般更有一件奇事施家
未週歲的小官人一見了孫大嫂也自歡喜就賴在
身上要他抱大嫂道不瞞嬸嬸說奴家見有身孕抱
不得小官人原來有這箇俗忌大凡懷胎的抱了孩
子家那孩子就壞了脾胃要出青糞謂之受記直到
產後方痊嚴氏道不知嬸嬸且喜幾個月了大娘道
五個足月了嚴氏把十指一輪道去年十二月內受
胎的今年九月間該產嬸嬸行過了兩位令郎了若

今番生下女兒，奴與嬸嬸結個兒女親家。大嫂道：多承嬸嬸不棄，只怕扳高不來。當日說話直到晚方別。大嫂回家，將嚴氏所言，述了一遍。丈夫聽了，各各歡喜。只願生下女兒，結得此姻。一生有靠。光陰似箭，不覺九月初旬，孫大嫂果然產下一女，施家又遣人送柴米。嚴氏又差女使去問安。其時只當親眷往來，情好甚密。這話閒過不題。卻說桑棗園中，有銀杏一株，大數十圍，相傳有福德五聖之神，棲止其上。園丁每年臘月初一日，於樹下燒紙錢，奠酒，往生賤得有這舊規，也是他命運合當發跡。其年正當燒紙，忽見有

白老鼠一個遶樹走了一遍還鑽在樹底下去不見
了、桂生看時、只見樹根浮起處有個盃大的窟穴、那
白老鼠兀自在穴邊張望桂生說與渾家嚴氏道老
鼠是神道現靈孫大嫂道烏鼠毛長大須就得知了、
常聽人說金蛇是金白鼠是銀却沒有神道變鼠的
話或者樹下窖得有錢財皇天可憐見我夫妻貧苦
故教白鼠出現也不見得你明日可往前門童瞎子
家起一當家宅課看財爻發動也不桂生平日慣聽
老婆舌的明日起了真個到童瞎子鋪中起課斷得
有十分財采大喜回家停當買豬頭祭獻藏神、一更

人撥兩口兒兩把鍬頭照樹根下撥穴開將下去約有三尺深發起小方磚一塊磚下磁罈三個罈口鋪着米都爛了撥開米下邊都是白物原來銀子埋在土中得了米便不死夫妻二人叫聲慚愧四隻手將銀子攤盡不動那磁罈依舊蓋磚掩土二人回到房中有那東西約一千五百金桂生算計要將三百兩還施氏所贈之數餘下的將來營運孫大嫂道却使不得桂生問道爲何孫大嫂道施氏知我赤貧來此倘問起三百金從何而得反生疑心若知是銀杏樹下掘得的原是他園中之物祖上所遺遺他說三千

當日後輩能夠保家寇必定

回千你那裏分辨和盤托出還只嫌少不怪不見我們好心反說不美徃生道若依賢妻所見好倒做大嫂道這十來用幾樣採桑葉了不得你我終身之事幸天賜藏金何不於他鄉私下置些產業慢慢地脫身夫自做個財主那時報他之德彼此兄弟在生道有智婦人勝如男子你說的是我有遠房親族在會稽地方向因家貧久不來往今携千金而去料不慢我我在彼處置辦良田美產每歲往收花利盤放幾年怕不做個大大財主商量已定到來春推說浙中訪親私自置下田產托人收放每年去算帳一次回時

欲大於心人堪作賊上

舊衣舊裳，不露出有錢的本相。如此五年，桂生在紹興府會稽縣已做個大家事，住房都買下了，只瞞得施家不知。忽一日，兩家兒女同時出痘，施濟請醫看了自家兒子，就教去看桂家女兒。此時只當親戚婦人一般。大幸痘都好了。里中有個李老兒，號梅軒者，素在施家來往，遂邀說醵錢與施公把盞賀喜。桂生亦與席。施濟又題起親事，李梅軒自請為媒，眾人都玉成其美。桂生心下也情願，回家與渾家孫大嫂商。孫大嫂道：自古說慈不掌兵，義不掌財。施生雖是好人，卻是為仁不富，家事也漸漸消乏，不如前了。我的

人家都做在會稽地面到彼攀附高門這些田產也有個依靠非生道賢妻說得是只是他一團大意將何推托大嫂道你只推門衰祚薄攀陪不起就是倘若他定要做親只說兒女年幼等他長大行聘未遲古人說得好人心不足蛇吞象當初貧困之日低門扳高求之不得如今掘藏發跡了反嫌好道歉起來

只因上岸身安穩　忘却從前落水時

施濟是箇正直之人只道他真箇謙遜並不疑有他故荏苒光陰又過了三年施濟忽遘一疾醫治不痊嗚呼哀哉了殯殮之事不必細說桂富五的渾家掂

勸丈夫乘此機會，早爲脫身之計，乃具隻鷄斗酒，夫婦齊往施家弔奠。桂生拜奠過了，先回，孫大嫂留身向嚴氏道：拙夫向蒙恩人救拔，朝夕感念犬馬之報，尚未少申，今恩人身故，愚夫婦何敢久占府上之門廬。寧可轉徙他方，別圖生計，今日就來告別。嚴氏道：嬸嬸何出此言。先夫雖則去世，奴家亦可做主。孤苦中正要嬸嬸時常伴話，何忍舍我而去。大嫂道：奴家也舍不得姆姆，但非親非故，白占寡婦田房，被人議論，日後郎君長大，少不得要此還的，不如早達時務，善始善終，全了恩人生前一段美意。嚴氏苦留不住

各各流淚而別。桂遷挈家搬往會稽居住。恍似鳥籠放鳥，一去不回。再說施家自從施濟存日，好施樂善，囊中已空虛了，又經這番喪中之費，不免欠下些債負。那嚴氏又是賢德有餘、才幹不足的，守着數歲的孤兒，撑持不定，把田產逐漸棄了。不勾五六年，資財散盡，不能度日。童僕俱已逃散。常言吉人天相，絕處逢生。恰好遇一個人，從任所回來。那人姓支名德，從小與施濟同窗讀書。一舉成名，剔歷外任，官至四川路參政。此時元順帝至正年間，小人用事，朝政日紊。支德不願為官，致政而歸，聞施濟故後，家日貧落，心

小人道日論孝信大理

其不忍，特地登門弔唁。孤子施還出迎，年甫垂髫，進退有禮。支翁問：曾聘婦否？施還答言：先人薄業已盡，老母年高，尚缺何娶及此。支翁潸然淚下，道：令先公愛人之憂，樂人之樂，此天地間有數好人，天理若不絕，子孫必然昌盛。某忝在窗誼，因久宦遊方，不能分受其患，乃令先公之罪人也。某有愛女一十三歲，與賢姪年頗相宜，欲遣媒妁與令堂夫人議姻，萬望先為道達，是必勿拒。施還拜謝，口稱不敢。次日支翁差家人持金銀幣帛之禮，同媒人往聘施氏子為養婿。嚴氏感其美意，只得依允。施還擇日過門，拜岳父岳

兒就留在館中讀書延明師以教之又念親[illegible]在家薪水不給撥柴送米每十日令其子歸省一次嚴氏母子感恩非淺後人評論世俗倚富欺貧已定下婚姻猶有圖賴者況以宦家之愛女下贅貧友之孤兒支翁真盛德之人也這總是

錢財如糞土　仁義值千金

說那支翁雖然屢任立意做清官的所以宦囊甚薄又添了女壻一家供給力量甚是勉強偶有人來說及桂富五在桑棗園搬去會稽縣造化發財買田莊宅何止萬貫如今改名桂遷外人都稱為桂員外支

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

翁是曉得前因，偶聽得此言，遂向女婿說知，當初桂富五受你家恩惠不一而足，別的不筭，只替他償債一主，就是三百兩，如今他發跡之日，不來看顧你，一定不知你家落薄如此，賢婿若往會稽投奔他，必然厚贈，此乃分內之財，諒他家也巴不得你去的，可與親母討議，施還回家對母親說了，嚴氏道若桂家果然發跡，必不負我，但當初你尚年幼，那中間許多情節，他的渾家孫大娘與我有姊妹之情，我與你同去，倘男子漢出外去了，我就好到他內室說話，施還辭了支翁，以盤費相贈，又作書與徐選，自叙同窓

之詛囑他看顧施氏母子二人當下買舟逕往紹興會稽縣來問桂遷員外家居何處有人指引道在西門城內大街上第一帶高樓房就是施還就西門外下個飯店次日嚴氏留止店中施還寫個通家晚輩的名剌帶了支公的書信進城到桂遷家來門景甚是整齊但見

門樓高聳屋宇軒昂花木點綴庭中桌椅擺列堂上一條甬道花磚砌三尺高階琢石成蒼頭出入無非是管屋管田小戶登門不過是還租還債來棗園中掘藏客會稽縣裏起家人

施小官人見桂家門庭赫奕心中私喜這番投人投得着了守門的問了來歷收了書帖引到儀門之外一座照廳內坐下廳內扁額題知稼堂三字乃名人楊鐵崖之筆名帖傳進許久不見動靜伺候約有兩個時辰只聽得儀門開獨扇聲閤閤從中堂而出施還料道必是主人乃重整衣冠鵠立於檻外良久不見出來施還引領於儀門內窺覰只見桂遷峩冠華服立於中庭從者十餘人環侍左右桂遷東指西畫處分家事童僕去了一輩又來一輩也有領差的也有回話的說一個不了紛紛又有一個時辰童僕方

散管門的稟復有客候見員外問道在那里答言在照廳桂遷不說請進一步步踱出儀門迎到照廳來施還鞠躬出迎作揖過了桂遷把眼一瞧故意問道足下何人施還道小子長洲施還號近仁的就是先父因與老叔昔年有通家之好久疎問候特來奉謁請老叔上坐小姪有一拜桂遷也不敘寒溫連聲道不消不消看坐喚茶已畢就分付小童留飯施還却又暗暗歡喜施還開口道家母候老嬸娘萬福見在旅舍先遣小子通知論起昔日受知深處就該說既然老夫人在此當到舍中與拙荊相會桂遷口中唯

喉全不招架少停童子報午飯已備桂生就教擺在一照廳內只一張桌子却是上下兩桌喫飯施還謙讓不肯上坐把椅拖在傍邊桂遷也不來安正桂遷問道舍人青年幾何施還答道昔老叔去蘇之時不肖年方八歲承垂弔賜莫家毋至今感激令尊別又已六年不肖門戶貧落老叔福祠日臻盛衰懸絕使人欣羡不已桂遷但首肯不答一詞酒至三巡施還道不肖量窄況家毋見在旅舍懸望不敢多飲桂遷又不招架道既然少飲快取飯來喫飯已畢並不題起昔日交情亦不問及家常之事施還忍不住了只得

一謙推讓
且進一退
忠孝推與

微露其意道：不肖幼時侍坐於先嚴之側，常聞先君說生平窗友，只有老叔親密，比時就說老叔後來決然大發的。家母亦常稱老嬸母賢德，有仁有義。幸而先年老叔在敝園暫居之時，寒家雖不曾怠慢，不然今日亦無顏至此。桂遷低眉拱手，嘿然不答。施還又道：昔日虎丘水月觀音殿與先君相會之事，想老叔也還記得。桂遷恐怕又說，慌忙道：足下來意我已悉知，不必多言，恐他人聞之，為吾之羞也。說罷先立起身來。施還只得告辭道：暫別台顏，來日再來奉候。桂遷送至門外，舉手而退。正是

別人求我三春雨　我去求人六月霜

話分兩頭，却說嚴氏在旅店中懸懸而待，道桂家必然遣人迎我，怪其來遲，倚閭而望，只見小舍人怏怏回來，備述相見時的態度言語。嚴氏不覺雙淚交流，罵道：「桂富五，你不記得跳劍池的時節麽？」正要數一數二的叫罵出來，小舍人急忙勸住道：「今日求人之際，且莫說盡情話，他既知我母子的來意，必然有商量。況當初曾在觀音面前設誓，犬馬相報，料不食言。待孩兒明日再往看他如何。」嚴氏嘆口氣，只得含忍過了一夜。次日施還起早，便往桂家門首候見。誰知

桂遷自見了施小官人之後却也腹中打稿要周濟他母子回去其奈孫大嫂立意阻擋道接人容易一世怕人只一次攬了這野火上門他喫了甜頭只管思想惜草留根到是個月月紅了就是他當初有些好處到我他是一槩行善若干人沾了他的恩惠不獨我們一家千人吃藥靠着一人還錢我們當恁般晦氣若是有大理時似恁地做好人的千年發跡萬年財主不到這個地位了如今的世界還是硬心腸的得便宜貼人不富連自家都窮了桂遷道賢妻說得是只是他母子來一場又有同窗支老先生的書如何

接待的巡
只知他

打發他動身孫大嫂道丈家的書不知是真是假當初在姑蘇時不見有甚麼丈鄉宦扶持了我如今却來通書他既然憐貧恤寡何不損己財這様書一萬封也休作准你去分付門上如今這窮兒來時不要招接他等得興盡心灰多少賫發些盤費着他回去頭醋不酸二醋不辣沒什麼想頭下次再不來纏了

只一套話說得捱遲
惡心孔再透一個窟竉
黑肚腸重打三重跂蹝

俺避在門上候了多時守門的推三阻四不肯與他

待達再催促他時佯佯的走開去了那小僧人且羞且怒捋衣露臂面赤高聲發作道我施某也不過無因至此的行得春風揩落夏雨當初我們做財主時節也有人求我來卻不曾恁般怠慢人罵猶未絕只見一位郎君衣冠齊整自外而入問罵者何人施還不認得那位郎君整衣向前道姑蘇施某某求見那郎君慌忙作揖道原來是故人別來已久爺不相識矣那家君備述足下來意正在措置足下遂發大怒何性急如此令亦不難當即與家君說知來日便有設處施還方知那郎君就是桂家長子桂高見他說

孺子數語其令尊交妨其子弟只說求人之難可憐可憐

話入耳自悔失言方欲再訴委曲那郎君不別竟自進門去了施還見其無禮忿氣愈加又指望他來行設處只得含淚而歸詳細述於母親嚴氏嚴氏彷勸道我母子數百里投人分宜謙下常將和氣為先勿與較氣致觸其怒到次早嚴氏又叮囑道此去須要謙和也不可過有所求只還得原借三百金回家也好過日施還領了母親教訓再到桂家將那肚氣放於門首只見童僕出入自如昨日守門的已不見了小舍人站了半日只得扯着一個年長的僕者問道小生姑蘇施還求見員外兩日了煩通報一聲那僕

者道員外宿酒未醒此時正睡夢哩施還道不敢求見員外只求大官人一見足矣小生今日不是自來的是大官人昨日面約來的僕者道大官人今早五鼓駕船往東庄催租去了施還道二官人也罷僕者道二官人在學堂攻書不管閒事的那僕者一頭說一頭就有人與他說話忙忙的旁去了施還此時怒氣填胸一點無明火按納不住又想小人之言不可計較家主未必如此只得又忍氣而待須臾之間只見儀門大開桂遷在庭前乘馬而出施還迎住馬頭鞠躬致敬遜恨不為禮以鞭指道你遠來相投我又

反金入耳

不曾擔閣你半月十日如何便使性氣惡言辱罵本欲從厚今不能矣回顧僕者將拜匣內大銀二錠打發施生去罷又道這二錠銀子也念你先人之面以你少年狂妄休想分文賞發如今有了盤纏可速回去施還再要開口桂遷馬上揚鞭如飛去了正是

蝮蛇口中草　蠍子尾後針
兩般猶未毒　最毒負心人

那兩錠銀子只有二十兩重論起少年性子不希罕就撒在地下去了一來主人已去二來只有來的使費沒有去的盤纏沒奈何含着兩眼珠淚回店對娘

此輩更毒

說了，母子二人看了這兩錠銀子，放聲大哭。店家王婆見哭得悲切，問其緣故，嚴氏從頭至尾泣訴了一遍。王婆道：「老安人且省愁煩，老身與孫大娘相熟，時常進去的。那大娘最和氣，曾接待人。他們男子漢薄恩負義，婦道家怎曉得？既然老安人與大娘如此情厚，待老身去與老安人傳信，說老安人在小店中，他必然相請。」嚴氏收淚而謝。又次日，王婆當一節好事，進桂家去報與孫大嫂知。孫大嫂道：「王婆，你聽他話，當先我員外生意不濟時，果然曾借過他些小東西，本利都清還了。他自不會作家，把個大家事費盡了，

却來這裏打秋風我員外好意款待他一席飯送他二十兩銀子是念他日前相處之情別個也不能勾如此他倒說我欠下他債負來還王婆如今我也莫說有欠無欠只問他把借契出來看有一百還一百有一千還一千王婆道大娘說得是王婆即忙轉身孫大娘又喚轉來叫養娘封一兩銀子又取帕子一方道這些微之物你與我送施家嫂嫂表我的私敬教他下次切不可再來恐怕怠慢了傷了情分王婆聽了這話到疑心嚴老安人不是回家去說孫大嫂千好萬好教老身寄禮物與老安人又道若有舊欠

未清。教老安人將借契送去。照契本利不欠分毫。嚴氏說當初原沒有契書。那王婆看這三百兩銀子。山高海潤。怎麽肯信。母子二人。悩了一夜。天明算了店錢。起身回姑蘇來。正是

人無喜事精神減　運倒窮時落寞多

嚴氏爲在家嘔氣。又路上往來受了勞碌。歸家一病三月。施還尋醫問卜。諸般不効。亡之命矣。夫衣衾棺椁。一事不辦。只得將祖房絶賣與本縣牛公子管業。那牛公子的父親牛萬戶。久在李平章門下用事。說事過錢。起家百萬。公子倚勢欺人。無所不至。他門下

又有個用事的，叫做郭刁兒，專一替他察訪孤兒寡婦便宜田產，半價收買。施還年幼，岳丈支公雖則鄉紳，是個厚德長者，自己家事不屑照管，怎管得女婿之事？施小舍人急於求售，落其圈套，房產值數千金，郭刁兒於中議估，止值四百金，以百金壓契，餘俟出房後方交。施還想營葬還居，其費甚多，百金不能濟事，再三請益，只許加四十金。還勉支葬事，立議已成，所餘無幾，尋房子不來，牛公子雪片差人催促出屋。汝翁看不過意，親往謁牛公子，要與女婿說個方便。連去數次，並不接見。支翁道：等他回拜時，講牛公子

却蹈襲個陽貨拜孔子之法，瞯亡而往，支翁回家，述
忙又去，仍回不在家了，支翁大怒，與女婿說道，那些
市井之輩，不通情理，莫去求他，賢婿且就甥館權住
幾時，待尋得房子時，從容議遷便了，施還從岳父之
言，要將家私什物，權移到支家，先拆卸神廚房裝
槅往支處修理，於乃祖房內天花板上，得一小匣，重
重封固，還開看之，別無他物，只有帳簿一本，內開某
處埋銀若干，某處若干，如此數處，末寫九十翁，公明
親筆，還喜甚，納諸袖中，分付衆人，且莫拆動，即請支
翁來家商議，支翁看了帳簿，道既如此，不必遷居了，乃

隨婿到彼先發此房檻下左柱磉邊簿上載內藏銀二千兩果然不謬遂將銀一百四十兩與牛公子贖房公子執定前言勒掯不許支翁過求公子親戚往說方便公子索要加倍度施家沒有銀子誰知藏鏹充然一天平兌足二百八十兩公子沒理得講只得收了銀子推說文契偶尋不出再過一日送還哄得施還轉背即將悔產事訟於本府幸本府陳太守正直無私素知牛公子之為人又得支鄉宦替女婿分剖明白斷令回贖原價一百四十兩外加契面銀一十四兩其餘一百廿六兩追出助修學宮文契追還

施、小官人郭、才、兒、坐教唆問杖、牛公子差錢成怨為
家書一封差家人往京師揑造施家三世與[illegible]交
親討李平章開節囑托地方上司官訪拏施還出氣
誰知人謀雖巧天理難容正是

下水施人他未溺　　逆風縱火自先燒

那時元順帝失政紅巾賊起大肆劫掠朝廷命樞密
使咬咬征討李平章私受紅巾賊賄賂主張招安事
發坐同逆繫獄窮治黨與牛萬戶係首名該全家抄
斬頃刻有詔書下來家人得了這個凶信連夜奔回
說了牛公子驚慌收拾細軟家私帶妻攜妾往海上

避難遇叛冦方國珍遊兵奪其妻妾金帛分子刀下亡身此乃作惡之報也却說施還自發了藏鏹賤産安居照帳簿以次發掘不爽分毫得財鉅萬只有內開桑棗園銀杏樹下埋藏一千五百兩止剩得三個空罈只道神物化去付之度外亦不疑桂生之事自此邊隣田産又得支翁代爲經理重爲富室直待服闋成親不在話下再說桂員外在會稽爲財主因田多役重官府生事侵漁甚以爲苦近隣有尤生號尤滑稽慣走京師包攬事幹出入貴人門下員外一日與他商及此事尤生道何不入粟買官一則冠蓋榮

身、二則官戶免役、兩得其便員外道、不知所費幾何、欽老兄幹旋則個尤生道此事吾所熟為、吳中許萬戶衛千兵都是我替他幹的、兄今腰金衣紫食祿千石、兄若要做時敢不効勞、多不過三千、少則二千足矣桂生歆於其言、隨將白金五十兩、付與尤生安家、又收拾三千餘金、擇日同尤生赴京、一路上、尤生將甜言美語、哄誘桂生、桂生深信、與之結為兄弟、一到京師將三千金唾手付之、恣其所用、

只要烏紗上頂　那顧白鏹空囊

約過了半年、尤生來稱賀道恭喜吾兄旦夕為貴人

矣但時宰貪甚凡百費十倍昔年三千不勾必得五千金方可成事桂遷已費了三千金只恐前功盡棄遂托尤生在勢要家借銀二千兩留下一半以一千付尤生使用又過了兩三個月忽有隸卒四人傳命新任親軍指使老爺請員外講話桂遷疑是堂官之流問指使老爺何姓隸卒道到彼便知今不可說桂遷急整衣冠從四人到一六衙門那老爺烏紗袍帶端坐公堂之上二人跟定桂遷二人先入報少頃開堂上傳呼喚進桂遷半晌來入公門心頭突突地跳皁校指引到於堂簷之下喝教跪拜那官員全不答

禮從容說道前日所付之物我已便宜借用僕僕得官初選有日決不相負但新任缺錢使用知汝囊中尚有一二可速借我一并送還說罷即命先前四卒押到下處取銀回話如或不從仍押來受罪決不輕貸桂遷被隸卒倡勒只得將銀交付去訖收怒而不敢言明日債主因桂生功名不就說了文契取索原銀桂遷沒奈何特地著人回家變產得二千餘加利償還桂遷受了這場屈氣沒告訴處產回故里又見尤滑稽乘馬張蓋前呼後擁眼紅心熱忍耐不過狠一聲不是他就是我往鐵匠店裏打下一把三尖利

刀潛於樓中等尤生出門五鼓入朝刺殺了他便償命也出了這口悶氣并不關心關心者亂打點做這節非常的事夜裏就睡不着了看見月光射窗只道天明慌忙起身聽得禁中鼓纔三下復身回來坐以待旦又捱了一個更次心中按納不住持刀飛奔尤滑稽家來其門尚閉傍有一竇自已立脚不住不覺兩手據地鑽入竇中堂上燈燭輝煌二老翁據案而坐認得是施濟模樣自覺羞慚又被施公看見不及躲避欲與拱拱手又伏地不能起只得爬向膝前搖尾而言向承看顧感激不忘前日令郎遠來因一時

兩個媳婦和女兒都守在床邊啼啼哭哭見了員外不暇施禮叫公的叫爹的亂做一堆都道快來看視桂遷纔叫得一聲大娘只見渾家在枕上忽然倒插雙眼直視其夫道父親如何今日方回桂遷知譫語急叫大娘甦醒我在此女兒媳婦都來叫喚那病者睜目垂淚說父親我是你大兒子桂高被万俟總管家打死好苦呵桂遷驚問其故又嗚嗚咽咽的哭道往事休題了冥王以我家負施氏之恩父親曾有犬馬之誓我兄弟兩個同母親於明日往施家投於犬胎一產三犬二雄者我兄弟二人其雌犬背有肉瘤

我即母親也父親因陽壽未終當在明年八月中亦托生施家做犬以踐前誓惟妹子與施還緣分合為夫婦獨免此難耳桂兒言與夢合毛骨悚然方欲再問氣已絕了舉家哀慟一面差人治辦後事桂員外細叩女兒二兒致死及母病緣由女兒答道自見爹赴京後二哥出外闘賭日費不貲私下將田庄陸續為與万侯總管府中止收半價一月前病癆瘵身死大哥不知賣田之情往東庄取租遇万侯府中家人與他爭競被他毒打一頓登時嘔血擡回數日亦死母親向聞爹在京中為人誆騙終日憂鬱又見兩位哥

哥伯繼而亡痛傷難盡望爹不歸翻成寃恨之病一日前瘡發於背遂昏迷不省人事過請醫人看治俱說難救天幸爹回送了再覩之終桂遷悶痛如刀割延請僧眾作九晝夜功德拔罪救苦家人連日疲倦遺失火燭廳屋樓房燒做一片白地三口棺材盡為灰燼不曾剩一塊板頭桂遷與二媳一女僅以身免叫天號地喚祖呼宗哭得眼紅喉啞昏絕數次正是

從前作過事　　沒與一齊來

常言道瘦駱駝強似象桂員外今日雖然頹敗還有

些餘房剩產變賣得金銀若干念二娘少年難守送回娘家聽其改嫁童奴或送或賣止帶一房男女自隨兩個養娘服事女兒喚了船隻直至姑蘇欲與施子續其姻好兼有所贈想施子如此赤貧必然未娶但不知漂流何所且到彼舊居一問便知船到吳趨坊河下桂遷先上岸到施家門首一看只見煥然一新比往日更自齊整心中有疑這房子不知賣與何宅收拾得恁般華美問鄰舍家舊時施小舍人今在何處鄰舍道大宅裏不是又問道他這幾年家事如何鄰舍將施母已故及賣房發藏始末述了一遍卻

今見喜娶得支翠政家小姐才德兼全甚會治家夫
妻好不和順家道日隆比老官兒在日更不同了桂
遷聽說又喜又驚又羞又悔欲待把女兒與他他已
有妻子欲待不與又難以贖罪欲待進見又恐怕他
不理若不進見又求見無辭躊躇再四乃作詞於閶
門尋舊識李梅軒托其通信願將女送施爲側室梅
軒道此事未可造次當引足下相見了小舍人然後
徐議之明日李翁同桂遷造於施門李先入述桂生
家難并達悔過求見之情施還不允李翁再三相勸
施還念李翁是父輩之交被央不過勉强接見桂生

羞慚滿面流汗沾衣俯首請罪施還問到此何事李翁代答道一來拜奠令先堂二來求釋罪於門下施還冷笑道謝固不必奠亦不勞李翁道古人云禮至不爭桂先兒好意拜奠休得固辭施還不得已命蒼頭開了祠堂桂遷陳設祭禮下拜方畢忽然有三隻黑犬從宅內出來環遶桂遷銜衣號叫若有所言其一犬背上果有肉瘤隱起乃孫大嫂轉生係二犬乃其子也桂遷思憶前夢及渾家病中之言輪迴果報確然不爽哭倒在地施還不知變犬之事但見其哀切以爲懊悔前非不覺感動乃備奠留款詞氣稍和

桂遷見施子蕃態釋然遂以往日曾與小女結姻之言施還即變色入內不復出來桂遷返寓所與女兒說三犬之異父子悲慟

早知今日都成犬　却悔當初不做人

次日桂遷拉李翁再往施還托病不出一連去候四次終不相見桂遷計窮只得請李翁到寓將京中所遇及渾家病中之言始末備述就喚女兒出來相見了指道此女自出痘時便與施氏有約如今悔之無及然冥數已定吾豈敢違况我妻男並喪無家可奔倘得收吾女爲婢妾吾身雖爲僕終身力作以免犬

報吾願畢矣說罷淚如交下李翁憐憫其情述於施還勸之甚力施還道我昔貧困時仗岳父周旋畢姻後又賴吾妻綜理家政吾安能負之更娶他人乎且吾母懷恨身亡此吾之仇家也若與爲姻眷九泉之下何以慰吾母此事斷不可題起李翁道令岳翁詩禮世家令閫必聞內則以情告之想無難色況此女賢孝雖聞祠堂三犬之哭徹夜悲啼思以身贖母罪取過門來又是令閫一幫手令先堂泉下聞之必然歡喜古人不念舊惡絕人不欲已甚郎君試與令岳翁商之施還方欲再辭忽支公察政自內而出道賢婿

不必悶懨吾已備細聞之矣此美事吾女亦已樂從即煩李翁作代可也言未畢支氏已收拾金珠幣帛之類教丫鬟養娘送出以爲聘資李翁傳命說合擇日過門當初桂生欺負施家不肯應承親事誰知如今不爲妻反爲妾雖是女孩兒命薄也是桂生欺心的現報分明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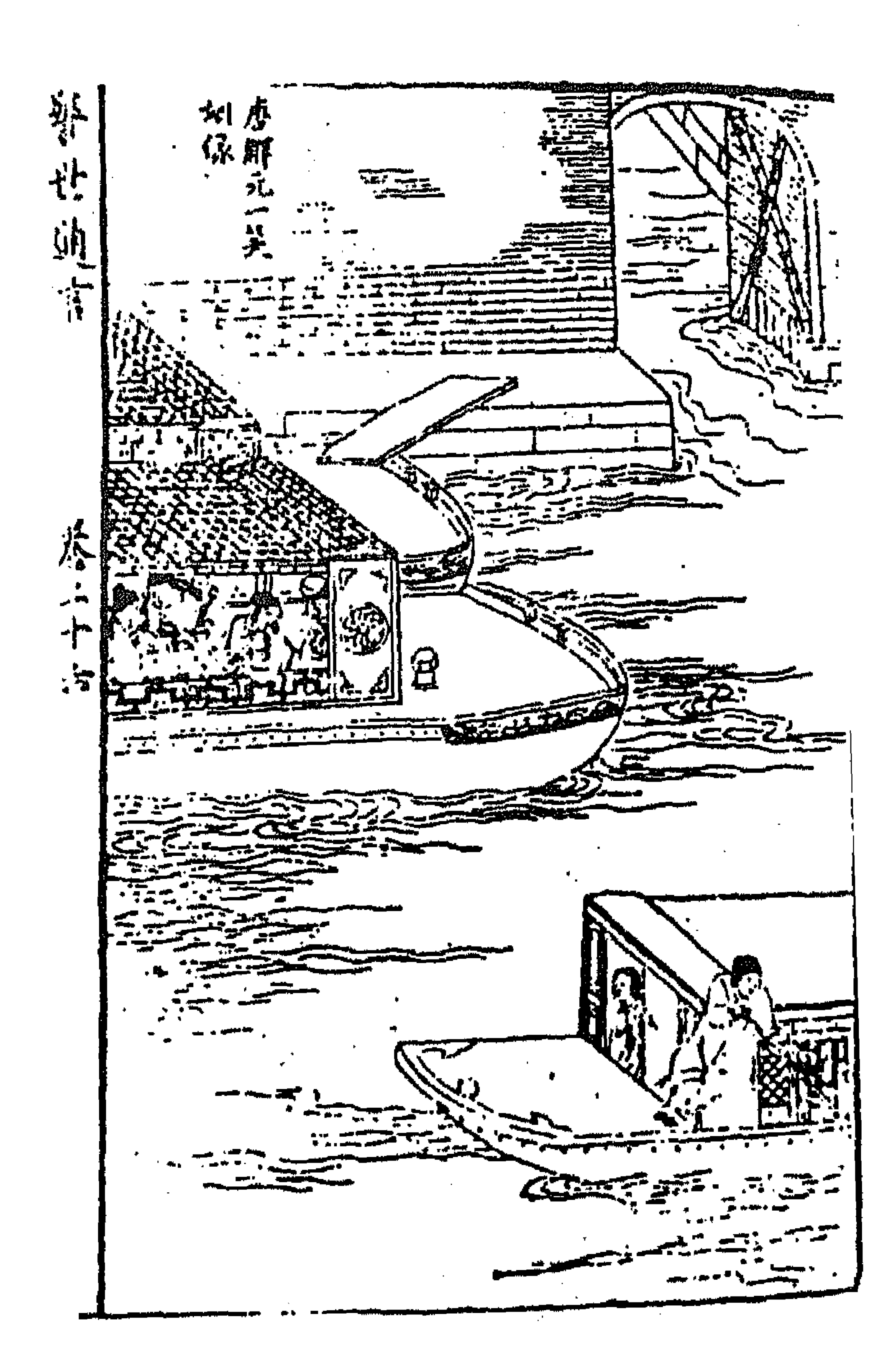
周郎妙計高天下　　賠了夫人又折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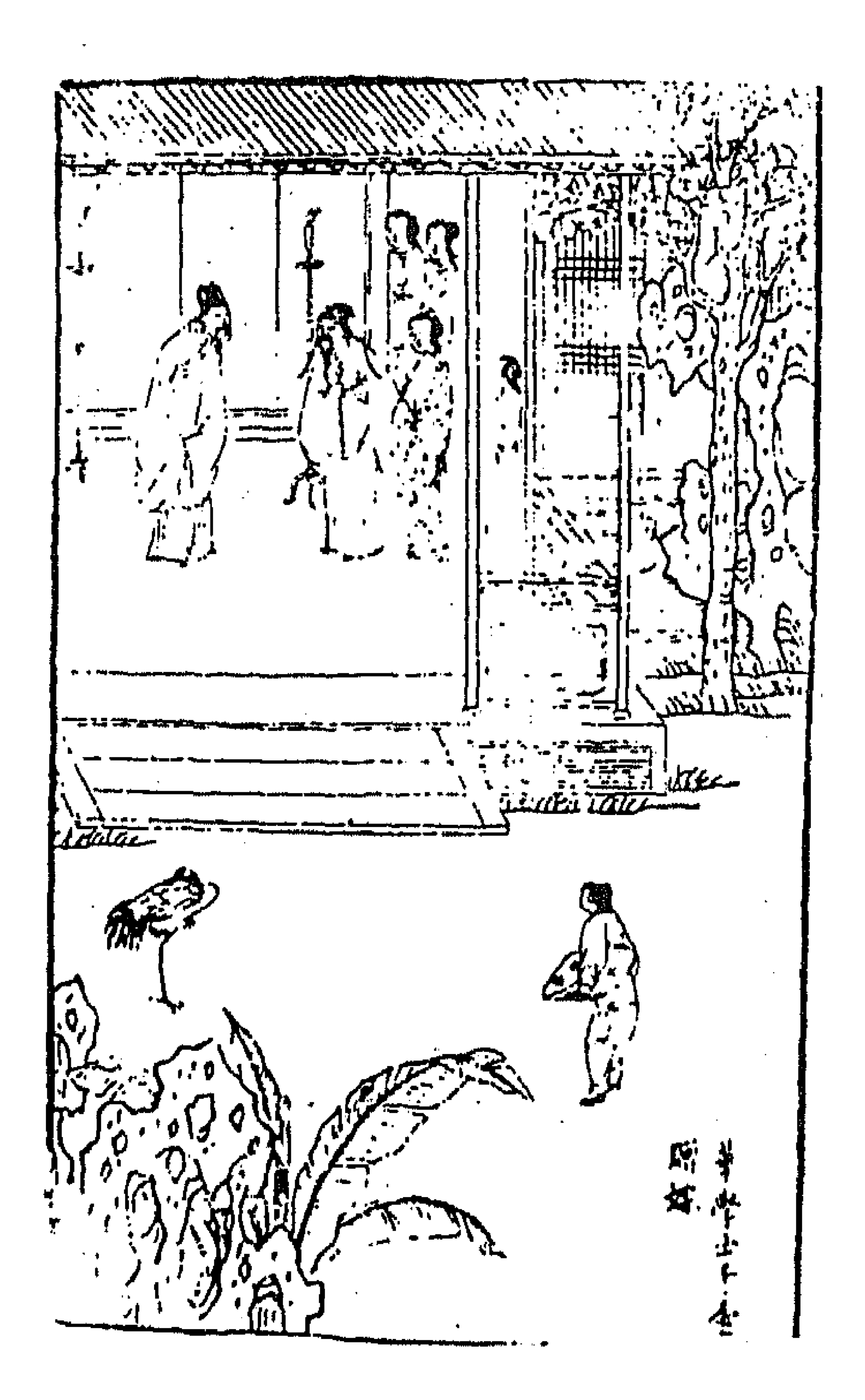
那桂女性格溫柔能得支氏的歡喜一妻一妾甚說得着桂遷發願所有造佛堂三間朝夕侍佛持齋養三犬於佛堂之內桂女又每夜燒香爲母兄懺悔卸

此年餘、忽夢亡兒來謝、幸仗佛力、已脫離罪業矣、早起桂老來報、夜來三犬、一時俱死、桂女脫脊斑、買地葬之、至今閶門城外有三犬塚、桂老喻系竟無恙、乃持齋悔罪之力、抑說施還娶妻姿主持家事、專意讀書新榜高中、桂老相伴至京、適值尤滑稽爲親軍指揮使、受贓枉法、被言官所劾、拿送法司究問、途遇桂遷、悲慚伏地、自陳昔年欺詐之罪、其妻子跟隨於後向桂老叩頭求助、桂遷慈心忽動、身邊帶有數金、悉以相贈、尤生叩謝道、今生無及、待來生爲犬馬相報、桂老嘆息而去、後聞尤生受刑不過、竟死於獄中、桂

遐益信善愈堅果報分毫不爽堅心辦道是年施遐及舅為官妻妾隨任各生二子桂遐養老於施家至今施文二姓子孫蕃衍為東吳名族有詩為證

桂遷悔過身無恙　施濟行仁嗣果昌
奉勸世人行好事　皇天不佑負心郎


唐解元一笑姻緣



第二十六卷

唐解元一笑姻緣

三通鼓角四更雞　日色高升月色低
時序秋冬又春夏　舟車南北復東西
鏡中次第人顏老　世上參差事不齊
若向其間尋穩便　一壺濁酒一餐虀

這八句詩乃吳中一個才子所作，那才子姓唐名寅，字伯虎，聰明蓋地，學問包天，書畫音樂，無有不通，詞賦詩文，一揮便就，為人放浪不羈，有輕世傲物之志，生于蘇郡，家住吳趨，做秀才時，曾效連珠體，做花月

吟十餘首，句句中有花有月。如「長空影動花迎月，深院人歸月伴花。」「雲破月窺花好處，夜深花睡月明中。」等句，爲人稱頌。本府太守曹鳳見之，深愛其才，值宗師科考，曹公以才名特薦。那宗師姓方，名誌，鄞縣人，最不喜古文辭。聞唐寅恃才豪放，不修小節，正要坐名黜治，却得曹公一力保救，雖然免禍，却不放他科舉。直至臨場，曹公再三苦求，附一名於遺才之末，是科遂中了解元。伯虎會試至京，文名益著，公卿皆折節下交，以識面爲榮。有程詹事典試，頗開私徑賣題，恐人議論，欲訪一才名素著者爲主考，以服衆心。得

[illegible]

還是真心公道

唐寅甚喜許以會元伯虎性素坦率酒中便對人言說今年我定做會元了眾人已聞程詹事有私又忌伯虎之才鬨傳主司不公言官風聞動本聖旨不許程詹事閱卷與唐寅俱下詔獄問革伯虎還鄉絕意功名益放浪詩酒人都稱為唐解元得惜解元詩文字畫片紙尺幅如獲重寶其中惟畫尤其得意平日心中喜怒哀樂都寓之于丹青每一畫出爭以重價購之有言志詩一絕為證

不鍊金丹不坐禪　不為商賈不耕田
閒來寫幅丹青賣　不使人間作孽錢

都說蘇州六門對盤胥閶婁齊那六門中只有閶門最盛乃舟車輻輳之所真箇是

翠袖三千樓上下　黄金百萬水東西
五更市販何曾絕　四遠方言總不齊

唐解元一日坐在閶門遊船之上就有許多斯文中人慕名來拜出扇求其字畫解元畫了幾筆水墨寫了幾首絕句那聞風而至者其來愈多解元不耐煩命童子且把大杯斟酒來解元倚窗獨酌忽見有畫舫從傍搖過舫中珠翠奪目内有一青衣小鬟眉目秀艷體態綽約舒頭船外注視解元掩口而笑須臾

船過解元神蕩魂搖問舟子可認得去的那處宦
舟人答言此船乃無錫華學士府眷也解元欲尾其
後恐呼小艇不至心中如有所失正要教童子去覓
船只見城中一隻船兒搖將出來他也不管那船有
載沒載把手相招亂呼亂喊那船漸漸至近艙中一
人走出船頭叫聲伯虎你要到何處去這般要緊解
元打一看時不是別人都是好友王雅宜便道要
答拜　遠來朋友故此要緊的船往那裏去解元
道我同兩個舍親到茅山去進香數日方回解元道
我也要到茅山進香正沒有人同去如今只得要趁

便了雅宜道兄若要去快些回家收拾劣泊船在此相候解元道就去罷了又回家做什麽雅宜道香燭之類也要備的解元道到那里去買罷遂打發童子回去也不別這些求詩畫的朋友徑跳過船來與艙中朋友叙了禮連呼快些開船舟子知是唐解元不敢怠慢即忙撑篙搖櫓行不多時望見這隻畫舫就在前面解元分付船上隨着大船而行衆人不知其故只得依他次日到了無錫見畫舫搖進城裡解元道到了這里若不取惠山泉也就俗了叫船家移舟去惠山取了水原到此處停泊明日早行我們到城

前路走一走就來下船舟子答應自去解元同了
三四人登岸進了城到那熱鬧的所在撇了衆人獨
自一個去尋那畫舫却又不認得路徑東行西走並
不見些踪影走了一回穿出一條大街上來忽聽得
呼喝之聲解元立住脚看時只見十來個僕人前引
一乘煖轎自東而來女從如雲自古道有緣千里能
相會那女從之中閶門所見青衣小鬟正在其內解
元心中歡喜遠遠相隨直到一座大門樓下女使出
迎一擁而入詢之傍人說是華學士府適纔轎中乃
夫人也解元得了實信問路出城恰好船上取了水

纔到少頃、王雅宜等也來了、問解元那里去了、歎我
們尋得不耐煩、解元道不知怎的一擠就擠散了、又
不認得路徑問了半日方能到此並不題起此事至
夜半、忽于夢中狂呼、如魘魅之狀衆人皆驚喚醒問
之解元道、適夢中見一金甲神人持金杵擊我責我
進香不虔我叩頭哀乞願齋戒一、月隻身至山謝罪
天明汝等開船自去吾且暫回不得相陪矣雅宜等
信以爲眞至天明恰好有一隻小船來到說是蘇州
去的解元別了衆人跳上小船行不多路推說遺忘
了東西還要轉去、袖中摸幾文錢賞了舟子奮然登

來到一飯店攔下舊衣破帽將衣巾換訖如窮漢之狀走至半府典鋪內以典錢爲由與主管相見卑詞下氣問主管道小子姓康名宣吳縣人氏頗善書處個小館爲生近因拙妻亡故又失了館孤身無活欲投大爺府上書辦之役求薦府上用得否倘收用時不敢忘恩因于袖中取出細楷數行與主管看主管看那字寫得甚是端楷可愛答道待我晚間進府禀過老爺明日你來討回話是晚主管果然將字稟過不知學士學士看了誇道寫得好不似俗人之筆明日可喚來見我次早解元便到典中主管引進府

元拜見了學士學士見其儀表不俗問過了姓名住
處又問曾讀甚麼解元道曾考過幾遍舉生不得進
學經書還都記得學士問是何經解元雖習尚書其
實五經俱通的曉得學士習周易就答應道易經學
士大喜道我書房中寫帖的不欽可送公子處作伴
讀問他要多少身價解元道身價不敢領只要求些
衣服案待後老爺中意時賞一房好媳婦足矣學士
更喜就叫主管于典中尋幾件隨身衣服與他換了
改名華安送至書館見了公子公子教華安抄寫文
字文字中有字句不妥的華安私加改竄公子見他

改得好大爵道你原來通文理幾乎放了我老師等安道從來不曾讀學但為我所道耳公子大喜將自己日課教他改削華安筆不停揮真有點鐵成金手段有時題義疑難華安就與公子講解若公子做不出時華安就通篇代筆先生見公子學問驟進向主人誇獎學士討近作看了搖頭道此非孺子所及若非抄寫必是倩人呼公子詰問其由公子不敢隱瞞說道曾經華安改竄學士大爵嘆華安到來出題面試華安不假思索援筆立就手捧所作呈上學士見其手腕如玉但左手有枝指閱其文詞意兼美字復

精工愈加欽敬近你時想如此想古作亦可觀也乃
留內書房掌記一應往來書劄授之以意輒令代
筆頗簡當學士從未嘗增減一字寵信日深賞賜
比衆人加厚華安時買酒食與書房諸童子共享無
不歡喜因而潛訪前所見青衣小鬟其名秋香乃夫
人貼身伏侍頃刻不離肯計無所出乃因春暮賦黃
鶯調以自嘆

風雨送春歸杜鵑愁花亂飛青苔滿院朱門閉孤
燈半垂孤衾半欹蕭蕭孤影汪汪淚懨懨歸期相思
未了春復逝天涯

學士一日偶到華安房中見壁間之詞知必所作深加稱羨但以為壯年鰥處不無感傷初不意其有所屬意也適典中主管病故學士令華安暫攝其事月餘出納謹愼毫忽無私學士欲遂用為主管嫌其孤身無室難以重托乃與夫人商議喚媒婆欲爲娶婦華安將銀三兩送與媒婆央他禀知夫人說華安蒙老爺夫人提拔復爲置室恩同天地但恐外面小家之女不習裡面規矩倘得於侍兒中擇一人見配此華安之願也媒婆依言禀知夫人夫人對學士說了學士道如此誠爲兩便但此輩初來時不領身價原

倘望一房好媳婦今日又做了府中得力之人倘然所配未中其意雖係其無他志也不若喚他到中堂將許多丫鬟聽其自擇夫人點頭道是當晚夫人坐於中堂燈燭輝煌將丫鬟二十餘人各盛飾裝扮排列兩邊恰似一班仙女簇擁著王母娘娘在瑤池之上夫人傳命喚華安華安進了中堂拜見了夫人夫人道老爺說你小心得用欲賞你一房妻小這幾個粗婢中任你自擇叫老姆姆攜燭下去照他一照華安就燭光之下看了一回雖然儘有標致的那青衣小鬟不在其內華安立於傍邊嘿然無語夫人叫老

姆姆你去問華安那一個中你的意就配與你爲妻只不開言夫人心中不樂叫華安你好大眼孔難道我這些丫頭就沒個中你意的華安道復夫人華安蒙夫人賜配又許華安自擇這是曠古隆恩粉身難報只是夫人隨身侍婢還來不齊既蒙恩典願得盡覩夫人笑道你敢是疑我有吝嗇之意也罷房中那四個一發喚出來與他看看滿他的心願原來那四個是有執事的叫做

春媚　夏清　秋香　冬瑞

春媚掌首飾脂粉夏清掌香爐茶竈秋香掌四時衣

服侍瑞學酒果食畢當家老姆姆傳夫人之命將附個喚出來那四個不及更衣隨身妝束秋香依舊青衣老姆姆引出中堂站立夫人背後堂中燭光明如畫華安早已看見了昔日丰姿宛然在目還不曾認只那老姆姆知趣先來開道可看中了誰華安心中明曉得是秋香不敢說破只將手指道若得穿青這一位小娘子足遂生平夫人回顧秋香微微而笑吩華安且出去華安回典鋪中一喜一懼喜者機會甚好懼者未曾上手惟恐不成偶見月明如畫獨步徘徊吟詩一首

徙倚無聊夜臥遲　綠楊風靜鳥栖枝
難將心事和人說　說與青天明月知

次日夫人向學士說了另收拾一所潔淨房室其床帳家火無物不備又合家童僕奉承他是新主管擔東送西撮得一室之中錦片相似擇了吉日學士和夫人主婚華安與秋香中堂雙拜鼓樂引至新房合巹成婚男歡女悅自不必說夜半秋香向華安道與君頗面善何處曾相會來華安道小娘子自去思想又過了幾日秋香忽問華安道向日閶門遊船中看見的可就是你華安笑道是也秋香道若然君非下

賤之輩何故屈身于此華安道吾爲小娘子傷舟一笑不能忘情所以從權相就秋香道妾曾見諸少年擁君出素扇紛求書畫君一概不理倚窗酌酒旁若無人妾知君非凡品故一笑耳華安道女子家能於流俗中識名士誠紅拂綠綺之流也秋香道此後於南門街上似又會一次華安笑道好利害眼睛果然默然秋香道你既非下流實是甚麼樣人可將真姓名告我華安道我乃蘇州唐解元也與你三生有緣得諧所願今夜既然說破不可久留欲與你圖諧老之策你肯隨我去否秋香道解元爲賤妾之故不惜

辱千金之軀妾豈敢不惜命君欲華安步步留心

帳目細細開了一本簿子又將房中衣服首飾頭面

帳器皿另開一帳又將各人所贈之物亦開一帳纖

毫不取共是三宗帳目鎖在一個護書匣內其鑰匙

卽掛在鎖上又於壁間題詩一首

擬向華陽洞裡遊　行蹤端爲可人留

願隨紅拂同高蹈　敢向朱家惜下流

好事已成誰索笑　屈身今日尚含羞

主人若問眞名姓　只在康宣兩字頭

是夜僱了一隻小船泊於河下黃昏人靜將房門封

鎖同秋香下船連夜投蘇州去了天曉家人見書安房門封鎖奔告學士學士教打開看時床帳什物一一毫不動讀書內帳口開載明白學士沉思莫測其故擡頭一看忽見壁上有詩八句讀了一遍想此人原名不是康宣又不知甚麼意故來府中住許多時若是不良之人財上又分毫不苟又不知那秋香如何就肯隨他逃走如今兩口兒又不知逃在那里我想此一婢亦有何難只要明白了這樁事迹便叫家眾喚捕人來出信賞錢各處緝獲康宣秋香杳無影響過了年餘學士也放[illegible]了一[illegible]一日學士[illegible]蘇州

那客從閒門經過家童看見書坊中有一秀才生
說肯其貌酷似華安左手亦有枝指報與學士知道
學士不信分付此童再去看個詳細并訪其人名姓
家僮還身到書坊中那秀才又和著一個同伴說話
剛下階頭家童乖巧悄悄隨之那兩個轉灣向酒店
門下踏去了僕從相隨共有四五人背後察其形相
分明與華安無二只是不敢唐突徑回書坊問
店主適來在此看書的是什麼人店主道是唐伯虎
解元相公今日是文衡山相公舟中請酒去了家童
道方纔同去的那一位可就是文相公麼店主道那

是祝枝山也都是一般名士家童一一記了回復了華學士學士大驚想道久聞唐伯虎放達不羈難道華安就是他明日專往拜謁便知是否次日寫了名帖特到吳趨坊拜唐解元解元慌忙出迎分賓而坐學士再三審視果肖華安及捧茶又見手白如玉左有枝指意欲問之難於開口只茶罷解元請學士書房中小坐學士有疑未决亦不肯輕別遂同至書房見其擺設齊整嘖嘖歎羡少停酒至賓主對酌多時學士開言道貴縣有個康宣其人讀書不遇甚通文理先生識其人否解元唯唯學士又道此人去歲

書於舍下改名華安先在小兒館中伴讀後不[illegible][illegible]書房管書柬後又在小典中爲主管因他無室教他於數婢中自擇他擇得秋香成親數日後夫婦俱逃房中日用之物一無所取竟不知其何故學生曾差人到貴處察訪並無其人先生可略知風聲麼解元又唯唯學士見他不明不白只是含糊答應忍耐不住只得又說道此人形容頗肖先生模樣左手亦有枝指不知何故解元又唯唯少頃解元暫起身入內學士翻看桌上書籍見書內有紙一幅題詩八句讀之即壁上之詩也解元出來學士執詩問道這八句詩

乃華安所作此字亦華安之筆如何有在嘗處必有緣故願先生一言以決學生之疑解元道容少停奉告學士心中愈悶道先生見教過了學生還坐不寧即告辭矣解元道稟復不難求老先生再用幾杯薄酒學士又喫了數盃解元巨觥奉勸學士已半酣道酒已過分不能領矣學生惓惓請教止欲剖胸中之疑並無他念解元道請用一筋粗飯飯後獻茶看看天晚童子點燭到來學士愈疑只得起身告辭解元道請老先生暫挪貴步尚有所擬命童子秉燭前引解元陪學士隨後共入後堂堂中燈燭輝煌[illegible]

呼新娘來只見兩個丫鬟伏侍一位小娘子輕移蓮步而出珠珞重遮不露嬌面學士惶悚退避解元一把扯住衣袖道此小妾也通家長者合當拜見不必避嫌丫鬟鋪氈小娘子向上便拜學士還禮不迭解元將學士抱住不要他還禮拜了四拜學士只還得兩個揖甚不過意拜罷解元攜小娘子近學士之旁帶笑問道老先生請認一認方纔說學生頗似華安不識此女亦似秋香否學士熟視大笑慌忙作揖連稱得罪解元道還該是學生告罪二人再至書房解元命重整杯盤洗盞更酌酒中學士復叩其詳解元

將閶門舟中相遇始末細說一遍各各撫掌大笑學士道今日即不敢以記室相待少不得行子壻之禮解元道若要明舅甥相行恐又費丈人粧奩耳二人從大笑是夜盡歡而別學士同到舟中將袖中詩句置於卓上反覆玩味首聯道擬向華陽洞裡遊是說有茅山進香之行了行踪端為可人留分明為中途遇了秋香擔閣住了第二聯順流紅拂同高蹈敢向朱家惜下流他屈身投靠便有相挈而逃之意第三聯好事已成誰索笑屈身今去尚含羞這兩句明白未聯主人若問眞名姓只在康宣兩字頭康字與唐字

頭一般宜字與寅字頭無二是影着唐寅二字不能推詳耳他此舉雖似情癡然封還衣飾一無所取乃禮義之人不枉名士風流也學士回家將這段新聞向夫人說了夫人亦駭然於是厚具裝奩約値千金差當家老姆姆押送唐解元家從此兩家遂爲親戚往來不絕至今吳中把此事傳作風流話柄有唐解元焚香默坐歌自述一生心事最做得好歌曰

焚香嘿坐自省己　口裡喃喃想心裡
心中有甚害人謀　口中有甚欺心話
爲人能把口應心　孝弟忠信從此始

其餘小德或出入　焉能磨涅吾行止
頭插花枝手把杯　聽罷歌童看舞女
食色性也古人言　今人乃以爲之恥
及至心中與口中　多少欺人沒天理
陰爲不善陽掩之　則何益矣徒勞耳
請坐且聽吾語汝　凡人有生必有死
死見閻君面不慚　才是堂堂好男子